

村里有人在巡山

□李晓

人人有责
森林防火

这个夏天,村里死了一条大黑狗。村里王奶奶为这条死去的大黑狗哭了一场,86岁的王奶奶擦着斑斑老泪说,狗也是一条命啊。

这条老狗陪伴老奶奶10多年。老狗是热死的,它在树荫下伸出长长的舌头,如吐出一串火苗。村里的老李帮忙把狗掩埋在一棵核桃树下,王奶奶来到树前,眼神怔怔地望着那块地。

老李今年57岁,是村里的小组长。老李今年夏天穿烂了一双凉鞋,入夏以来的高温天气,他每天在村子里来来回回巡山,急匆匆走路如“神行太保”,把鞋子的脚后跟都磨破了。老李一眼望出去,村子里的山林,有的已呈现出焦黄色,稻田里裂开了窟窿,腾着热气的大地嗷嗷待哺。

一大早,老李就出门巡山护林了,天空燃起彤红霞光,天空似乎生起了火炉子烘烤着大地,“哧哧哧”响的空气里,只差一根火柴就点燃了。

进入8月,村子里对巡山的要求更高了。老李去村子里开会,村里书记对森林防火作出更为严厉的要求:“村看村,户看户,人盯人,不留死角!”村里书记忽地拍响了桌子,提高了声音问开会的人:“你们就跟我讲一声,森林防火的事,到底行不行!”老李也拍响了胸脯,立下“军令状”:

巡山护林,是老李作为村里小组长的职责,他不是专业巡山员,没有额外工资。

这是职责,也是良心。

良心与村里的树一同生长。这些村子里的树,大多是老李的父亲那一代人栽上的,老李的父亲,也是当年大队里的生产队长。那年,父亲病重,村里才刚刚推行火葬,家里人悄悄提议去砍了林子里的柏树做棺木,老李的父亲在病床上知道了,双手重重地挥舞着制止了,很是生气的样子。那些树身上,都神秘地流转着父亲他们那一代植树人血脉里的“基因”,村民们爱树如命,是树护佑着村子。后来,父亲去世后火化了,掩埋骨灰的小小土坟,与村里那一片林子遥遥相望。老李还是少年时,父亲就喜欢带上他去林子里走走看看。风大时,林子里松涛阵阵,又如千军万马在奔腾。有天,父亲面对松涛呼啸,敞开喉咙对着对着山壁大喊上几声,山谷传来嘹亮回音。老李问父亲:“爸,你在喊啥?”父亲哈哈大笑说:“我在喊你的小名,牛牛,牛牛。”

老李和另外3名小组长负责的几片村子,有500多亩。林子里大多是松柏老树,远远望去,如浓黑积云。林子里还夹杂着香樟、桉树、青冈树、槐树、桐树。

老李平时也喜欢去林子里走走逛逛,一到雨后,山菇齐刷刷长出来,采一大包回

去用山泉炖汤,五脏六腑里都是山菇的鲜味浸润。

老李看护村子里的这座山,又名长寿山,是因为这里长寿的老人特别多。去年,老李一直照料了30多年的五保户冯婆婆,以102岁高龄仙逝。老李的事迹还上过报刊,前年秋天他还被评选为“十大乡贤”。

冯婆婆生前也喜欢去苍翠林子里呼吸清新空气,后来行动不便了,便由老李搀扶到林子里,老人指着这一片松树、那一片青冈树,她能够清清楚楚记得是哪些人运来的树苗,哪些人栽的树。

20多年前的一场山火,让长寿山上的树木烧死了一大片。老李还记得,冯婆婆捶胸顿足哭了好几场。那年村上还是土公路,路又狭窄,弯道多,消防车赶来时,山上火势接着大风,把天也燃红了。

那是一次村上人心里的痛,火灾原因是山民燃烧稻秆等农作物引发的。

老李巡山的主要任务,就是看管好村民们,不要燃烧那些干燥农作物来做草木灰肥,哪怕一个烟头的不随意丢掉,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山火。老李去林区察看,还要走遍家家户户这样叮嘱上一声:“千万不要燃烧秸秆,不要随意丢烟头,要看好火源啊!”村民们大多很是配合,他们说林子里的树是大家的财富,这是自己份内的事嘛。“绿水青山,就是金山银山!”在村里林区的高坡上有这样一幅标语,真是说到了村民们的心坎上。这些年来,来长寿山上开发的老板越来越多,四季果香弥漫了这座花果山。在长寿山上的最高处,还有一处星空露营地,在那里,城里的人来睡觉时,夜里望天幕上的星星,晨起看东山上的灿烂日出。

这些日子以来,高温让长寿山的林子里也闷热起来,但还是有些村民和游客来到林子里纳凉。根据上面的规定,老李巡山的另一个任务又来了,那就是劝阻这些村民和游客不要到林子里去,他在林子里的几个进口处都拉上了警戒线。老李随身还带了一个小喇叭,滚动播出他自编的防火顺口溜:“野外用火需注意,不要侥幸成罪人……森林防火最关键,思想上要有防火线。”老李沿途播放的这些顺口溜,村里的小孩子们也效仿上了,随口就能来上几句。

老李感到很欣慰。“爸爸,你把一个村上的林子都看管好了,也是在为国家作贡献。”这是老李在一家公司做项目经理的儿子,通过微信发送给他的。

老屋里的新鲜事

□刘俊杰

老屋,位于达川区原九岭乡,一个叫蹇坝的小村子。

屋后有一棵比奶奶年龄还大的黄葛树,门前那条小河,鱼虾成群,清澈见底,河边有一片茂密的竹林,一到夏天,小河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,男孩子光着屁股,无所顾忌的在河里游泳,打水仗,让女儿身的我羡慕嫉妒了好多年。

1981年冬天,我出生在老屋的一把扫帚上。恰巧,遇到从城里回来的婶子,她急忙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衣把我包裹起来。奶奶说,我们乡下孩子都生在扫把上,没什么稀奇的,冻一冻才不怕冷。现在的我一到冬天就特别怕冷,难道是因为没挨冻?也许奶奶说的有点道理吧。

和大多数人一样,关于童年的记忆总是与快乐为伴,与幸福相依,我的童年是在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里度过的。

我有一个当司机的爸爸和教师妈妈,这样的家庭,在80年代初的农村算是富裕的吧。老爸总是从城里带回样式新颖的衣服、颜色鲜艳的头巾,还有项链之类的小饰品,和一些好吃的零食。

只要听到有汽车的喇叭声,我总会雀跃地跑到公路上,迎接老爸回家,然

后带上那些新鲜玩意儿,像小兔子一样在小伙伴面前蹦来蹦去,把零食与大家分享,送上一块头巾给最要好的伙伴。那臭美劲儿,要搁现在,我都想抽自己,显摆个啥?

1986年春节,老爸搬回来一个大纸箱说:“这是电视机,等我装上天线就可以看了。”

“就是那个有人在里面,又唱歌又跳舞的玻璃柜吗?我在秦叔叔家看过,太好了!老爸你快装,你快装。”

我边说边跑到院子里大喊:“我爸爸买电视机回来了,大家快来看哦!”

那天以后,我们家跟电影院似的,座无虚席,家里的凳子早早就被占领,奶奶总会留个最好的位置给我,很多邻村的人自带小木凳也来看,本来就不大的堂屋顿时热闹起来,碰到刮风下雨,天线被吹得摇摇晃晃,电视机上就会出现好多的雪花片,不知道是谁主动到屋外去扶住天线杆,才让大家可以享受整晚的好节目,电视不说“再见”绝对没有人离开。

当电视里播放战争片时,奶奶总是让我离远一点,说万一子弹飞出来打到我咋办?还说这小小的玻璃箱子,咋能装进去那么多人?难道那些人都会变

戏法?那时候的我也不明白,爸爸说,那些都是假的,好比我们拍的照片,只是可以动而已。

等到人群散去,我和奶奶一边收拾屋子,一边唱着电视里的歌曲,奶奶笑呵呵地说:“我们小琳子比电视里唱得好听!”“那我长大以后到电视里去唱给奶奶听。”

从此,院子里多了一个“疯丫头”,整天嗯嗯啊啊的唱着,还煞有介事地教小伙伴们唱,对音乐的喜爱大概是从那时开始的吧。

唱歌,成了我每天玩儿不厌的游戏。

到电视上唱歌,成了我最初的梦想。

尽管多年以后,这个梦想变成了幻想,我们家的电视机换了一台又一台,我依然对它恋恋不忘,那一台14寸的孔雀牌黑白电视机,给我的童年带来了许多的欢乐和自豪。要是奶奶能活到今天,看到今天这些挂在墙上,功能多样的超薄超大屏幕的网络电视机,不知她老人家会不会被电视里的“巨人”吓到?

买了电视机的第二年春节,老爸又从城里拉回一个黑不溜秋的巨大物,洋洋得意地说:“这是沙发,现在城里人,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又软又洋气,我也买一个皮沙发回来,让你们‘洋牌’一哈,可以坐三个人呢。”

“哎哟,这得花多少钱啊?”奶奶有些心痛。

“您儿子孝敬您的,管他多少钱,您

就高高兴兴地坐吧!”妈妈拉着奶奶和我,迫不及待地往沙发上一坐,真的很舒服。

我把那个巨型的黑色座椅,上上下下摸了个遍,又跑到院子里喊道:“我爸爸买沙发发了,大家快来坐啊!”

不一会儿,院子里的大人小孩儿都来了,大家挣着抢着坐沙发,没有人在意,这高贵的、洋气的皮沙发,放在那样的老屋里,有多么的不合时宜,在竹子和泥巴做的土墙屋里,坑坑洼洼的泥土地板上,沙发成了屋里最靓的家具,顷刻间,嬉笑声、哭喊声汇成一支快乐的交响曲,在老屋里久久萦绕,为美好的童年添上一道七彩的光,那么美!

时光如水,岁月如歌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老屋依然静静地守在那里,院子里的人,有的搬到了城里;有的在镇上买了新房;还有的在公路边修起了小洋楼。别说一台电视机,一个沙发,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洗衣机、冰箱、空调、电脑等现代化电器,还安装了天然气,有些家庭甚至拥有几辆汽车。

从城里回老家,走高速不到40分钟;穿铁山隧道最多也就50多分钟。进城,再也不用绕着崎岖不平的山路,步行一整天了。这是那时的奶奶,想都不敢想的生活。

一条条宽阔的柏油路,把一代代乡下孩子,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,让梦想不再遥远。但不管走到哪里,对老屋的牵挂依然在,老屋里发生的那些新鲜事,将永远在我的心里熠熠生辉!